



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
Research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CID),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非洲发展研究通讯

Bulletin of Africa Development Studies

2012年6月 第1期 No.1 June 2012



● 坦桑尼亚的工业与制造业发展研究

王海民 李小云

Study on Tanzania's Industrial and Manufacturing Development

Wang Haimin and Li Xiaoyun

● 摆脱资源诅咒？——坦桑尼亚矿业与发展

徐秀丽 李小云

Escaping Resource Curse? --- Study on Mining Industry and Development in Tanzania

Xu Xiuli and Li Xiaoyun

编者按

中国的非洲研究肇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70 年代以来队伍不断扩展，最近十几年来扩展尤为迅速。研究主题涉及非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地理、民族、宗教、法律及国际关系等各个方面。前辈和同仁们已经做出了大量的工作，但真正意义上针对非洲发展的系统性研究，特别是中国视角的非洲发展研究目前正刚起步。

非洲发展研究是国际发展研究的一个区域研究，同样属于多学科、宽领域、跨部门的研究。一直以来，针对非洲的发展研究囿于西方学者的视域框架之下，这与日益增强的中国在非影响力及其不断多元化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不相适应。同时，在非洲尚存西方世界殖民化过程中残留的体制、社会惯习与现代发展话语潮流的夹缝中寻求“中—非合作共赢”的目标与合作路径，需要创新，不能生搬硬套西方的、或者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国视角的非洲发展研究应力求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推动中—非新的合作发展范式的形成。

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自上世纪 80 年代开创了国际发展研究、咨询与培训体系伊始，摸索创立了国内第一个、也是迄今唯一一个系统的从本科到博士，从针对国内学生到涵盖外国留学生的国际发展研究、教育与咨询体系。在此过程中，我们尝试结合中国的发展实践开创出具有中国视角的发展研究途径，并与国际发展研究学界保持密切的对话与沟通。

对于非洲的发展研究，我们秉承的理念是，利用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的优势资源，依托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基本学科框架，逐步展开对非洲的微观层次发展理论与应用研究。为此，需要开展大量的基础资料收集工作。因此，近期我们主要集中于梳理已有的对非发展研究的基本数据和基本观点，并以内部资料的形式呈现给大家，以期在该研究领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供决策者、学者、企业、社会团体及其他相关机构参考。作为我国国际发展研究领域的先行者，我们愿做一块铺路石，愿为在“中—非发展，合作共赢”这条泥泞但又充满光明希冀的道路上进取的跋涉者提供一个扎实的着力点。

坦桑尼亚的工业与制造业发展研究

王海民 李小云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北京, 100193

摘要: 本文的目的是对坦桑尼亚工业与制造业的发展历程与影响进行梳理, 以便能够更好地理解当前坦桑尼亚经济发展的动力与实现减贫目标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坦桑尼亚工业化过程中并没有依照自身的优势资源发展自己的工业制造业体系, 而以需求为导向的工业化发展导致原材料的短缺、资金的匮乏和经营管理水平的低下。坦桑尼亚未来的工业化发展需要依照自身的相对优势, 抓住亚洲国家制造业成本高、需要向外转移的契机发展自己的加工制造业工业化体系, 促进劳动力就业与平等的收入增长。

关键词: 坦桑尼亚 工业 制造业 发展

1. 引言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浙江省分会已与坦桑尼亚投资中心签署了投资合作备忘录, 到目前为止, 已有 20 多家浙江企业对坦桑尼亚进行了投资。中国与坦桑尼亚的商务合作势头很有可能使中国成为坦桑尼亚的十大投资国之一。可是, 在 1990-2011 年期间, 坦桑尼亚投资中心注册的中国投资, 包括投资于农业、加工业、旅游、建筑、服务以及贸易领域, 累计为 8.68 亿美元, 这个数额还非常微小, 坦方也希望探讨一种合作机制增加中国优惠资金(比如中非发展基金)在坦桑尼亚的投资份额(Allafrica, 2012)。与中国的投资相比较, 印度排在坦桑尼亚十大投资国的第二名, 在 1990-2009 年期间的总投资额为 13.1 亿美元, 主要投资领域包括出口加工区、旅游、自然资源、能源、加工业制造业、电信、银行与保险、运输与基础设施¹。在亚洲制造业成本上升驱动的产业转移过程中, 对坦桑尼亚的工业制造业(传统意义上的第二产业)进行研究, 除了在学理上厘清其

¹ High Commission of India Dar-es-Salaam: India Tanzania Relations. Dares Salaam, January 2011. <http://www.hcindiatz.org/itrel.asp>.

发展的过程与影响以外，同时对中国企业投资于坦桑尼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坦桑尼亚于 1967 年实行公司国有化和计划经济，以建设集体农庄为中心，开展“乌贾马”²社会主义运动，1986 年起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结构调整方案。1991 年，推进经济自由化和国有企业私有化进程，2001 年以来，坦成立以总统为首的“国家商业协会”和以总理为首的“投资指导委员会”，减免外资企业税费和高科技产品进口税，出台微型信贷政策，扶植中小企业发展。基奎特总统执政后注重改善民生，强调经济发展成果必须惠及普通百姓。目前，坦桑尼亚改革成效日益显现，经济增长连续 10 年达到 6% 及以上，在非洲名列前茅，矿业和旅游业发展强劲，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外国直接投资持续增长。但经济结构单一、基础设施落后、发展资金和人力资源缺乏的问题仍然存在。

接下来的第 2 部分，着重探讨坦桑尼亚工业与制造业在坦桑尼亚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包括产业构成、工业与制造业类别、进出口产品的形势；第 3 部分简要探讨坦桑尼亚工业与制造业发展的历程，主要包括坦桑尼亚工业与制造业的最初发展情况、企业的发展与改制过程以及目前的工业与制造业及其企业发展现状；第 4 部分探讨坦桑尼亚工业与制造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最后得出结论。

2. 坦桑尼亚工业与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世界经济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发展往往经过三个阶段：在初始发展阶段，农业为主导的第一产业所占份额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主导份额；在第二阶段中，农业的产值在上升，但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在下降，而此时的第二产业的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会逐渐上升并占据主导地位；在经济发展的第三阶段，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会随着第二产业的发展而逐渐上升，并超过第二产业的比重。而在坦桑尼亚，目前工业与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次于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似乎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生产结构模式。但实际上，这是由于其工业与制造业不发达，而第三产业旅游业以及非正式经济构成部分过于发达的缘故。

2.1 坦桑尼亚宏观经济概况

坦桑尼亚自独立以来，曾经出现过经济的繁荣，但经过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结构调整，长期对农业等基础产业的发展缺乏重视，也缺乏长期的务实的发展规划，因而在进入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发现由于华盛顿共识所采取的“结构调整”导致“失去了十年”。在整个结构调整的十年后，许多国家发现其生产水平已经被亚洲等原先比他们贫困的国家

² “乌贾马”斯瓦西里语“村庄”的意思。

所赶超, 坦桑尼亚也不例外。在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 非洲国家纷纷在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倡导下, 制定“减贫战略计划报告 (PRSP)”, 并以此作为申请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的凭据。在外部力量的帮助下, 坦桑尼亚经济有所恢复。1999 年以来延续了经济上涨趋势 (参见图 1), 在进入新世纪以来的 12 年中的经济发展速度相当强劲。尽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 对坦桑尼亚经济一度造成不利影响, 坦桑尼亚经济增速放缓, 但每年的增速仍接近 7% 的水平, 虽然不能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相比, 但在全球金融危机过程中, 这样的表现充分说明坦桑尼亚经济的活力 (世界银行 2012)。



图 1 按 2010 年不变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资料来源: URT, 2011. 《坦桑尼亚经济调查》第 21 页。

坦桑尼亚是联合国公布的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一般而言, 都认为坦桑尼亚是一个以农业为主导的国家, 农业中吸纳了接近 80% 的就业人群; 经济以农业为主, 平年粮食勉强自给; 工业生产技术低下, 日常消费品需进口。然而从坦桑尼亚国家的总体经济情况而言, 我们发现其三个产业之间的结构存在扭曲现象。第一产业虽然吸纳了大量的劳动人口, 但农林牧渔及狩猎业在国内生产总值 (以下简称 GDP) 中的份额, 按照 2001 年不变价计算, 仅占 25.5%, 如果按照现价计算, 也仅占 26.5% (URT, 2011)。第二产业在 GDP 中的比重在 2010 年为 22.8%, 而第三产业占到了其余的 51.6%, 即超过一半的 GDP 来自于第三产业 (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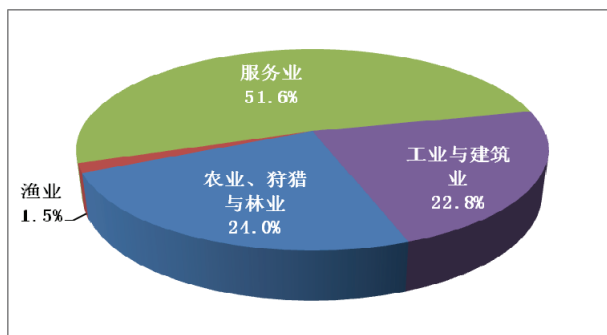


图 2 2010 年按经济活动统计的国内生产总值构成 (2010 年不变价)
备注：不包括银行业务。

2.2 坦桑尼亚工业与制造业的构成

坦桑尼亚工业与制造业主要包括采矿与采石业、加工制造业、电力与煤气生产、供水以及建筑业。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在坦桑尼亚的各业构成中，在 2000-2010 年这 11 年中，不仅在工业制造业中比例变化不大，其它产业的变化也不是很大，也就是说尽管坦桑尼亚近期的发展远远快于上世纪 80-90 年代，但并没有一个引起结构变化的经济起飞阶段出现。工业和制造业在 GDP 中的比重由 2000 年的 17.9% 提高到 2010 年的 21.6%，提高了 3.7 个百分点；与此相类似，服务业在 GDP 中的比重也由 43.5% 上升为 48.8%，提高了 3.5 个百分点；与这两项产业构成的提高相伴随的是第一产业在 GDP 中的构成降低，即由 2000 年占 GDP 的 29.3% 降低到 2010 年的 22.7%，降低了 6.6 个百分点。如果从较长的历史时期看，坦桑尼亚的加工制造业处于一个萎缩的趋势，采掘业在 1980-1990 期间有过下滑，现在基本稳定，建筑业处于上升趋势 (参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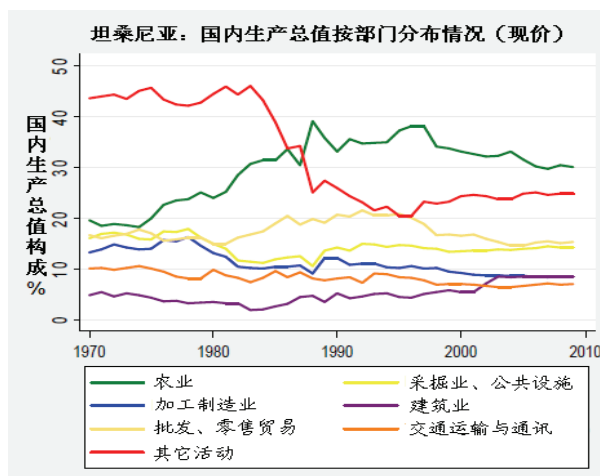


图 3 按现价计算的坦桑尼亚各部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
资料来源：坦桑尼亚，国民经济核算数据。

在坦桑尼亚的工业与制造业活动中, 采矿与采石业所占比重由 2000 年占 GDP 的 1.6% 上升为 2007 年的 2.7%, 然后又回落到 2010 年的 2.4%; 加工制造业作为第二产业的骨干, 占 GDP 的比重由 2000 年的 8.5% 上升为 2010 年的 9.6%, 提高了 1.1 个百分点; 建筑业作为工业与制造业中仅次于加工制造业的一个行业, 由 2000 年占 GDP 的 5.1% 上升为 2010 年的 7%, 提高了 1.9 个百分点; 电力与煤气生产在 GDP 中的构成基本没有变化, 由 2000 年占 GDP 的 2.2% 降为 2010 年的 2.1%; 与此相类似, 供水行业增加值在 GDP 中的比重由 2000 年的 0.5% 降低到 2010 年的 0.4%, 降低了 0.1 个百分点 (参见表 1)。

表 1 坦桑尼亚工业与建筑业活动及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
(2001 年不变价, %)

经济活动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变化
采矿与采石	1.6	1.8	1.9	2.1	2.3	2.4	2.6	2.7	2.6	2.5	2.4	0.8
加工制造业	8.5	8.4	8.4	8.6	8.7	8.9	9.0	9.2	9.4	9.5	9.6	1.1
电力、煤气	2.2	2.2	2.1	2.1	2.1	2.2	2.0	2.1	2.0	2.1	2.1	-0.1
供水	0.5	0.5	0.5	0.5	0.4	0.4	0.4	0.4	0.4	0.4	0.4	-0.1
建筑	5.1	5.2	5.5	5.8	6.1	6.2	6.4	6.5	6.7	6.8	7.0	1.9
合计	17.9	18.0	18.4	19.1	19.6	20.2	20.5	20.9	21.2	21.4	21.6	3.7

资料来源: URT, 2011。

2.3 坦桑尼亚工业与制造业类别与产品产量

(1) 采矿业

2010 年坦桑尼亚采矿业的产出物品主要包括钻石、黄金、宝石、盐、磷矿、石灰石、锡矿、石膏、煤炭、银矿石、铜和矾土等, 各种矿产品的产量如表 2 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 各种矿物的产量在各年之间波动比较大, 比如煤碳的生产在 2005 年为 74800 吨, 而 2009 年仅 1 吨, 2010 年为 179 吨; 石灰石的产量在 2005 年为 2780 吨, 2009 年为 128400 吨, 但到了 2010 年仅为 1437 吨。坦桑尼亚宝石的产量基本上维持上升的态势。

表 2 近期坦桑尼亚矿产品生产产量

矿物	单位	2005	2009	2010
钻石	克拉	219639	181874	80498
黄金	公斤	52236	39112	39448
宝石	公斤	1936618	1068481	2646109
盐	吨	135410	27393	34455
磷矿	吨	7096	752	17180
石灰石	千吨	2780	128400	1437
锡矿	吨	-	-	3
石膏	吨	63377	8150	26918
煤炭	吨	74800	1	179
银矿石	公斤	12891	8231	12470
铜	磅	7632959	4451697	11741898
矾土	吨	1640	122920	39326000

资料来源：（坦桑尼亚）能源与矿业资源部。摘自《坦桑尼亚经济调查》表 56。

（2）加工制造业

加工制造业在第二产业中所占份额最高，占 GDP 的比重 2010 年为 9.6%。加工制造业主要包括的产品有日常生活所需要的轻工业产品如面粉、啤酒、香烟、纺织品，而重化工业几乎是空白。主要产品产量如表 3 所示。

表 3 加工制造业中部分行业的生产情况

产品	单位	2005	2009	2010
饼干	吨	10912	15200	-
面粉	吨	368019	368885	388905
啤酒	千升	216604	284906	515000
香烟	百万支	4445	5831	6170
纺织品	1000 平方米	99134	91501	120000
剑麻绳	吨	5943	7913	5548
除虫菊产品	千吨	25	-	-
油漆	千升	16222	19200	-
铁皮	吨	41299	43882	26.1
波状钢	吨	29737	66231	30.7

资料来源：坦桑尼亚统计局。备注：“-”表示没有数据。

(3) 建筑业

建筑业增加值在 2010 年占 GDP 的 8%。2010 年建筑业增加值的增长率为 10.2%，主要归功于以下建设与恢复性建设的增长：道路、桥梁；住宅与非住宅；机场以及供水基础设施。

2010 年坦桑尼亚投资中心共批准 509 个投资项目，其中新项目 438 个，旧项目（扩展或修缮）71 个，总投资 70926 亿坦桑尼亚先令（1 美元约合 1580 先令）。其中建设项目 92 个，包括新项目 85 个和老项目 7 个，总投资 19252 亿坦桑尼亚先令，投资额度仅次于当年批准的三个能源项目的总投资 22778 亿先令。

2.4 坦桑尼亚工业与制造业的进出口形势

2010 年，坦桑尼亚的货物出口总价值为 42.97 亿美元，比 2009 年增长 30.4%；其中以农产品为主的传统出口货值为 5.59 亿美元，比 2009 年的 4.80 亿美元增长了 16.5%，而以矿物与加工产品、鱼类产品和园艺产品为主的非传统货物出口价值为 31.77 亿美元，比 2009 年的 23.76 亿美元增长了 33.7%。传统出口货物占总出口货物价值的 13.1%，而非传统出口货物价值占总出口的 73.9%；而未统计的贸易占 13%。黄金作为非传统出口货物的比例持续增高(URT, 2011)。

2010 年，加工业制品出口价值为 9.64 亿美元，比 2009 年 5.06 亿美元增长了 90.3%，主要原因是棉花与烟草产品出口的增加；而剑麻产品的出口由于世界需求的降低而减少。加工业制品的出口占非传统出口产品总价值的 30.3%。

表 4 非传统货物出口

单位：百万美元

非传统出口货物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09-2010变化
矿物	836.8	848.7	1,186.7	1,271.4	1,560.2	22.7
-黄金	786.4	788.2	1,108.3	1,229.5	1,516.6	23.4
-钻石	22.2	26.0	20.3	15.5	10.1	-34.8
-其它矿物	28.3	34.4	58.1	26.4	33.5	26.9
加工业制品	195.8	309.8	741.8	506.5	963.9	90.3
鱼及鱼制品	145.9	163.6	184.7	155.0	141.0	-9.0
园艺产品	15.4	19.1	45.7	33.3	31.1	-6.6
再出口	128.3	149.7	160.3	120.4	132.5	10.0
其它出口	154.0	213.7	285.5	289.6	349.1	20.5
小计	1,476.2	1,704.5	2604.7	2,376.1	3,177.3	33.7

资料来源：URT, 2011. 《经济调查 2010》第 53 页，表 3.1。

3. 坦桑尼亚工业与制造业发展历程简述

根据 Hewitt (2001) 的划分, 截止到 1999 年, 坦桑尼亚的工业与制造业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

- 1969-80: 通过“基本工业化战略(1975)”开始了国家引导的工业化, 国有企业在政府的保护伞之下;
- 1981-85: 工业绩效的衰退; 援助出现缺口以及结构调整战略;
- 1986-92: 通过经济恢复计划实施调整政策, 旧有结构的断裂以及个人私有企业的出现;
- 1993-1999: 再调整与巩固, 网络化与机构之间的协调联络建设, 私有部门的促进。

实际上, 1999 年到目前, 坦桑尼亚延续了私有化进程, 更多的国有企业私有化, 同时积极引入外资企业到坦桑投资, 因此出现了更多的私有企业。

3.1 坦桑尼亚工业与制造业的初始发展

坦桑尼亚独立时, 有 57% 的出口集中于主要的三种农作物(另外 9% 是 Mwaui 的钻石, 一种重要但快速贬值的资源), 而且出口占 GDP30% 的份额。尽管坦桑尼亚连低水平的工业发展都缺乏, 但其海外贸易以及银行业牢牢地控制在殖民者手中。独立后的初始工业化努力也遵循了典型的进口替代路径, 对长期的结构转型起了相对小的作用。1967 年阿鲁沙宣言以后, 一个长期的有利于转型的工业发展战略急需拟定, 但独立后的决策者很容易陷入改良的(或现代化的)依赖政策作为经济发展的路线, 其结果是边缘化的工业化而不是转型的、国内综合经济的出现。另外一个因素是即使有了战略, 但组织实施的能力难以保障规划成果的实现(Saul, 1972)。

1967 年坦桑尼亚首任总统尼雷尔发布了阿鲁沙宣言, 期望支持坦桑尼亚殖民后的脆弱经济。该议程要求工厂、种植园、私有公司以及银行的国有化; 扩大农产品的营销与出口; 通过在集体村庄安置农民促进自力更生。阿鲁沙宣言后有几项涉及企业国有化的政策措施出台, 商业银行系统国有化, 同时几个重要的进出口公司、八个面粉厂、全部商业保险公司、60% 的剑麻公司以及七个外资公司 60% 的股份国有化。其中这些公司包括乞立马加罗啤酒有限公司、英一美烟草(坦桑尼亚)有限公司、Bata 鞋业有限公司、坦桑尼亚金属箱有限公司、坦嘎尼卡榨汁有限公司以及坦嘎尼卡波兰水泥有限公司。在 1966-1972 年期间, 坦桑尼亚政府对国有化了的企业进行了大量投资(参见表 4, Silver 1980)。

表 4 坦桑尼亚国有与非国有加工业部门总固定资产形成情况 (1966-1972)

单位: 百万先令

年份	国有加工业部门	非国有加工业部门	合计
1966	19.5	133.5	153
1967	62.2	120.8	183
1968	44.5	166.5	211
1969	59.7	100.3	160
1970	203.2	115.8	319
1971	176.4	197.8	374
1972	128.1	205.9	334

资料来源: Silver 1980.

尽管坦桑尼亚经历了起始阶段的经济以及教育与卫生领域的发展,但在国际油价上涨的环境影响下以及 1979-1981 年与邻国乌干达的战争,使国家的正规经济产生了萎缩,生产下滑,债务增加(OECD, 2002)。

在上世纪 70-80 年代,坦桑尼亚发展了其工业体系,有两个方面的特征:首先,工业是为了制造满足大多数人需要的基础商品;其次,生产中间产品,以便形成一个从基础商品到生产资本商品(大型工业企业)之间的链条。大型工业企业有中央政府一级进行管理运行,而中小企业由省(Regional)、县(District)级来运作。创办省、县级中小企业由县级开发公司、合作社集体以及个人在 1973 年成立的“小产业发展组织”(SIDO)的帮助下筹办。该组织(SIDO)成立的目的是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负责咨询、培训、生产管理以及传授销售技能。通过该组织,几乎所有的省会建起了工业区,并且期望以此为中心向各省扩展。这些工业生产区生产了像铸件、锻件、零配件、螺栓与螺母等。大型工业受到国家调拨资源和大型金融机构的支持,运作良好,而中小型企业因受到资源的约束,经营管理不善(Mwaigomole, 2009)。

3.2 坦桑尼亚工业与制造业企业的改制过程

坦桑尼亚的第二任总统阿里(Ali Hassan Mwinyi)于 1985 年上台,试图引入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转型来阻止经济下滑,包括鼓励私有企业投资、为出口导向型企业提供政府激励、尝试吸引外资并提高生产力以及解除政府对经济的控制。除了国际货币基金(IMF)支持的调整计划以外,国家确立了一系列政策来减少预算赤字并加强货币控制、降低过高的汇率、贸易领域自由化、解除价格控制、放松对农作物产品市场的限制、使利率自由化以及金融部门的调整。

在 1994-1999 年,坦桑尼亚政府剥离了当初拥有的 385 家公有企业中的约 150 家,

对全部国有企业的 40%进行了私有化。其中主要是可贸易商品部门的中小型企业，尽管一些大型公有企业也私有化了，比如国家酿造厂、香烟制造厂、饮料厂以及水泥厂。

1995 年，姆卡帕 (Benjamin Mkapa) 总统在第一次多党竞选中当选，并在连任期满后的 2005 年下台。姆卡帕继续了这一改革议程，引入了国家经济增长与减贫战略 (Mkukuta) 并鼓励民众参与其中。政府宣称的宏观经济目标是：³

- 达到一个平均每年在 8-9%的高 GDP 增长率；
- 减低通货膨胀并使其维持在一位数的通胀水平；
- 强化国家的支付平衡，包括进出口平衡 (增加进口在出口收入中所涵盖的比率)；
- 通过谨慎的财政管理，实现财政状况的稳定性，包括控制公共开支，避免用国内银行的贷款去支付财政赤字部分，并加强国内税收的收缴；
- 保持货币稳定，加强金融部门的监管力度。

坦桑尼亚在企业改制以后，私有部门成为了坦桑尼亚发展计划的核心，而且政府积极寻求国内和国外直接投资 (FDI)。在 1996 年，坦桑尼亚工业与贸易部 (MIT) 公布了可持续的工业发展政策 (Sustainabl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olicy)，这是一个关于影响工业化方向的主导要素的宽泛的指导框架，其目标是为了使工业部门的调整能够促进：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就业；经济转型与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外部支付平衡；环境可持续性与公平发展。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工业部门需要继续调整结构方向，加强可持续的有竞争力的技术进步 (MIT, 1996)。

政府为了鼓励外国直接投资与当地公共部门的合作，1997 年设立了坦桑尼亚投资中心 (TIC)⁴，并于 2001 年由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坦桑尼亚工贸部等单位对坦桑尼亚的企业进行了调查研究，以期在实施《可持续产业发展政策》方面促进政府和私有部门的能力建设，同时提出了政府与私有部门不可能由任何一个单方面来提高竞争力，而是需要经济中的关键利益相关者持续相互作用，确立战略、政策以及行动计划来完成坦桑尼亚的产业现状转型 (MIT 等机构，2001)。

在 1995-2004 年期间，对 400 家国有企业中的 219 家进行了私有化 (AFRODAD, 2007)；到 2005 年，坦桑尼亚已经对 469 家公司中的 300 多家公司进行了私有化 (Magere, 2005)；到 2006 年，国有部门改革委员会已经对 322 家国有公司进行了私有化，只有 35 家公司尚未私有化，而且计划于 2007 年完成⁵。这意味着总共对 400 家国有企业中的 357 家进行

³ 参见 OECD, FDI and domestic private sector development in Africa: The experience of Tanzania.

⁴ TIC, 'Investment information: TIC,' Investors guide to Tanzania, http://www.tic.co.tz/IPA_Information, accessed on 2012-2-27.

⁵ Tanzania's privatization program saves treasury money, but critics skeptical. <http://www.smh.com.au/news/Technology/Tanzanias-privatization-program-saves-treasury-money-but-critics-skeptical/2006/10/20/1160851135292.html>. 这里的数据有的专指国有企业 (含工厂)，有的仅指公司，469 家公司包含国有和集体公司。

了私有化, 标志着坦桑尼亚由中央控制之下的经济向私有企业为主要经济角色的市场经济的转移。私有化的方式包括: 有竞争力的购买者收购、资产剥离、资产变卖、无竞争股票出售、公司出租、优先股权出售、管理层/雇员收购、合资、管理层承包、归还原企业所有者、转让给股东、无竞争资产出售、债务/资产抵偿等方式(Magere, 2005)。

私有化的结果是产生了大量的私有企业, 这些企业弱小而细碎, 而且不能发出统一的声音, 他们与政府部门之间的不透明交易, 通常导致行贿受贿, 机构与企业之间的不信任程度增加(Hewitt, 1999)。而信任是一种促进信息交换、集体知识的产生与创新的一种粘合剂与桥梁(Murphy, 2002)。私有化改革也导致了在加工制造业生产的滑坡现象, 1994 年的加工制造业产量降到谷底, 仅比 1985 年的产量略高; 1995 年之后逐渐恢复(参见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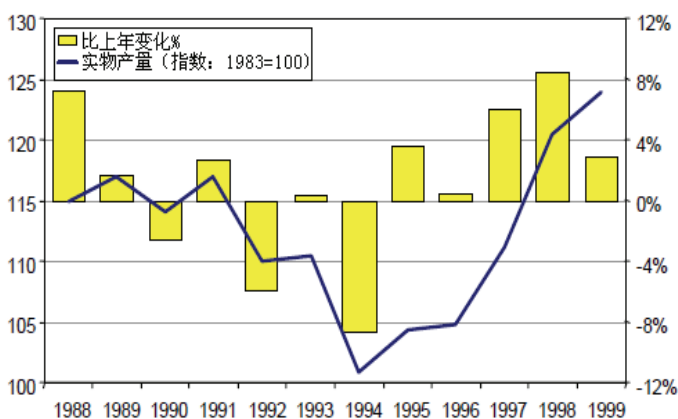


图 4 坦桑尼亚加工制造业生产情况 1988-1999

资料来源: UNIDO, 2001。

3.3 坦桑尼亚工业与制造业公司现状

坦桑尼亚工贸部发布的《工业生产与绩效年度调查》显示, 超过半数的加工企业由雇员少于 3 个工人的“微型加工企业”所主导。坦桑尼亚有 24979 个加工业实体, 其中 15066 个企业 (占 60%) 有 1-2 名工人, 6921 个企业 (占 27.7%) 由 3-4 人经营, 而只有 88 个企业 (占 0.4%) 的每个企业能够雇佣 100 名工人(Lazaro, 2012)。

截止 2008 年, 只有 5520 个企业 (占 22%) 是在商务注册与许可证发放机关注册过从事加工业活动的, 这意味着加工制造业产业的大多数公司是非正规经营, 也面临挑战, 这次调查也要求政府予以解决。在加工业领域的大多数公司 (75.3%) 由当地人拥有, 而 16.6% 的公司由外国人拥有, 8.2% 的公司由合资方拥有。在采掘业方面, 坦桑尼亚人拥有 58.3% 的份额, 外国人拥有 16.7% 的份额, 其余 25% 的份额属于合资股份(Lazaro, 2012)。

非洲 500 强公司中, 坦桑尼亚的公司占了 4 席, 分别是坦桑尼亚啤酒公司 (TANZANIA

BREWERIES)、布彦呼路(BULYANHULU)金矿、坦桑尼亚沃达电信(VODACOM TANZANIA)、北玛拉金矿(NORTH MARA GOLD MINE),具体排名和营业额参见表 5。

表 5 坦桑尼亚排在非洲 500 强公司中的四个公司及排名

2011 年	2010 年	公司名称	行业	营业额(千美元)
291	264	坦桑尼亚酿酒厂	饮料	419 670
328	-	BULYANHULU 金矿	采矿业	359 824
355	309	坦桑尼亚沃达电信	电信	320 467
403	-	北玛拉金矿	采矿业	269 566

资料来源:根据非洲发展报告网站¹整理。

4. 坦桑尼亚工业与制造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随着经济的发展,快速发展国家随着工资水平的上涨,加工制造业成本随之上升,不可避免地出现加工产业的转移。以中国为例,目前学界已普遍认为中国农村劳动力供给已经到了“刘易斯拐点”,廉价劳动力的时代已经过去。不仅中国,包括亚洲的许多加工制造业都有向外转移的要求,其中非洲国家是许多亚洲国家正在寻求的产业转移目的地,而坦桑尼亚是否已准备好了呢?需要看其国内的政策环境、生产要素是否符合外资发展的需求。

坦桑尼亚快速的宏观经济增长以及政府采取措施于 2011 年底缩减财政赤字,减少对外国援助的依赖,这一切均有利于亚洲加工制造业企业向坦桑尼亚转移。但未来的发展尚有许多不确定性,也在考验着坦桑尼亚国家应对国际环境变化的能力。

4.1 坦桑尼亚未来发展中工业与制造业的要求

在坦桑尼亚远期 2025 年发展目标中,提出了提高生活质量、提高法制与治理水平、发展成一个有竞争力的强有力的经济体三大目标,但这需要发展一个富有活力的可持续的经济体系。其中工业发展尤其加工制造业的发展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力量,因此,遵循一般国家发展的经验,发展工业化似乎也是坦桑尼亚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国家的一般性选择。

坦桑尼亚在企业私有化过程中取得了正面的成果,经济恢复增长、政府收入增加(Magere 2005, Dutt 2007),比如在私有化以前每年需要对企业支付 1 亿美元的补贴,私有化之后甩掉了负担,而且企业每年都向国家提供税收,摆脱了 1993 年以前消费品短缺现象,在这一点上,从政府的角度而言,无疑是成功的。但我们也应当看到,在发展

自己的有竞争力的公司、实现产业的转型方面尚需不懈的努力。

4.2 全球化过程对坦桑尼亚工业与制造业的挑战

(1) 私有化的影响效果

私有化的影响效果是喜忧参半, 各个国家的情况不同, 重要的是在私有化过程中确保穷人有可能支付得起的关键社会服务 (Kikeri and Nellis, 2004)。私有化进程被认为是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强迫的”私有化过程 (MacCuish) 或者在这二者的压力下进行的, 其目的是推进这些国家的结构调整。在坦桑尼亚, 随着公共基础设施领域公司的私有化, 人们的福利方面也不同程度地带来了负面影响, 比如降低了脆弱群体对基本医疗服务与教育项目的可获得性。尽管私有化了的的公司可以盈利, 但这些企业的经营能力远远低于预期, 而且这些公司上交的税收处于一种不透明的状态, 也没有在私有化过程中安排从上交税收中特别用于学校、医院和卫生免疫项目的转移支付社会项目 (AFRODAD, 2007), 即在私有化过程中没有同时建立起社会保障网络。这在后期的发展中要想达到高质量的生活水平所必须面对的挑战。

(2) 投资环境

农村企业环境。根据 2005 年开展的一项调查, 坦桑尼亚有超过 100 万家的小型农村企业, 调查结果显示 28% 的农户中至少有一人在非农企业就业, 农村非农企业活动是坦桑尼亚农村贫困人口收入增长和收入多元化的关键渠道。但总体而言, 企业的回报率很低, 这些以农产品销售驱动的非农企业 57% 为贸易企业, 有利的内部贸易政策对促进农村企业的发展至为关键。就所有农村小企业而言, 均受到资金、道路基础设施 (以及电力) 和手机通讯的影响, 这三项因素的改善能够降低生产成本并提高就业。此外, 大部分的农村非正式企业可能是因为交易成本和税收需要开支而不愿意注册 (Kinda and Loening, 2010)。

在城市中, 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没有固定做生意的地方。因为没有有一个固定的办公地点, 所以注册公司就成了困难, 因而这些团体就游离于法律之外开展活动。而在政府官员的视野里, 这些小企业的合法性遭到质疑, 因而处于一种弱势地位, 经常被罚款、骚扰、驱逐甚至有些官员向这些非正式企业索贿等现象发生。

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 这些企业均未纳入政府的政策框架。而那些单独成立非正式企业 (家庭企业) 的业主之所以如此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在城市, 超过三分之二的小企业认为他们找不到其它的有充分工资报酬的工作; 在农村, 一个决定因素是从事务农的人员更想通过小企业经营获得更多的家庭收入。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 缺少贷款也是一个重要的障碍 (Kweka and Fox, 2011)。

坦桑尼亚的整体投资环境而言, 如下几个方面亟待改进: 1) 全国基础设施——电力、交通与港口设施; 2) 企业融资; 3) 改革企业注册与许可证制度与相关程序 (Southern

African IDEAS, 2010)。

(3) 现有私有部门企业的缺陷

坦桑尼亚 2010 年人口为 4190 万 (URT, 2011)，每年进入劳动力年龄的人口为 85 万，2008 年，私有部门共吸收就业 118.5 万人 (Kinda and Loening, 2010)。尽管私有部门吸收就业的数量在上升，但由于主要集中在贸易领域且企业规模太小，吸收能力有限。2010 年，加工业部门吸收了大量投资者对 183 个项目进行 705 亿先令的投资，潜在就业人数仅为 14327 人。这说明坦桑尼亚要改变就业困难的状况，必须对企业发展的结构进行调整，这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也是一项必须直接面对的挑战。

从投资环境中的企业基础而言，外资企业或亚洲加工制造业的入驻，需要相应的产业配套环境，而坦桑尼亚的小企业发展是分散的，缺乏价值链的聚集，更难以形成区域产业聚集效应。坦桑尼亚的加工产业尚处于模仿阶段，而技术创新不能单纯通过大举引进外资、进口消费品以及贸易自由化来实现 (Murphy 2007)。

5. 结论

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加快，国际产业分工越来越细，这给不发达的非洲包括坦桑尼亚带来了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机会，比如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热带农产品的出口等方面均有空前的机会。但是，由于本身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薄弱，工业与制造业不发达，因而许多产品仅处于产业链的低端，难以形成竞争优势。公司的“微小化”，吸收就业人员少，很难通过大量发展这种企业来拉动就业，更不可能出现工业化结构转型。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发展规划、发展规划的执行能力、人力资源培养、企业管理、税收金融体制等一系列制度因素。

坦桑尼亚在发展本国工业与制造业方面还面临诸多挑战，但看到整个非洲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增加贸易往来、吸引国外投资方面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可以预见在经过不懈努力以后，新兴国家的某些加工产业可以逐步转移到坦桑尼亚。只要保持政局稳定，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而不是单纯依赖于外部的援助和贷款的需要进行发展规划，在引进外资的同时建立起社会保障网络，积极培养技术与管理人员，改革税收与金融体制，那么坦桑尼亚的良好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矿产与农业资源，必然能够给该国的工业和制造业的发展带来活力并逐步实现产业转型与升级。因此，坦桑尼亚未来的工业化发展需要依照自身的相对优势，抓住亚洲国家制造业成本高需要向外转移的契机，发展自己的加工制造业工业化体系，促进劳动力就业与平等的收入增长。

参考文献:

- AFRODAD (African Forum and Network on Debt and Development) 2007. Tanzania's Experience with Privatisation Policies: A Case Study. Harare, Zimbabwe.
- Allafrica 2012. Tanzania: More Chinese Investors Eye Nation, Tanzania Daily News (Dar es Salaam), 12 MARCH 2012. <http://allafrica.com/stories/201203120788.html>.
- Dutt, Pushan 2007. Tanzania and The Added Value of Business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http://faculty.insead.edu/dutt/emdc/projects/EMDC%20Projects\(MarApr07\)/EMDC_Tanzania.pdf](http://faculty.insead.edu/dutt/emdc/projects/EMDC%20Projects(MarApr07)/EMDC_Tanzania.pdf).
- Kikeri, Sunita and John Nellis 2004. An Assessment of Privatization.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vol. 19, no. 1 (Spring 2004).
- Magere, Rittah Nyendo 2005. Socio-economic Impact of Privatisation in Tanzania. 武汉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论文。
- MacCuish, Derek.(无日期) Water, Land and Labour: The Impacts of Forced Privatization in Vulnerable Communities. Halifax Initiative Coalition. Website: http://www.halifaxinitiative.org/updir/Water_Land_Labour.pdf.
- MIT (Ministry of Industries and Trade) 1996.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SUSTAINABLE INDUSTRIES DEVELOPMENT POLICY SIDP (1996-2020). Dar es Salaam.
- MIT, Tanzania Private Sector Foundation, Confederation of Tanzania Industries, Tanzania Chamber of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Agriculture, United Natio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2001. Tanzania Sustainabl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Competitiveness. http://www.unido.org/fileadmin/user_media/Publications/Pub_free/Tanzania_sustainable_industrial_development.pdf.
- Murphy, JAMES T. 2002. Networks, Trust, and Innovation in Tanzania's Manufacturing Sector. World Development Vol. 30, No. 4, pp. 591-619.
- Mwaigomole, Emmanuel A. 2009. Industrial Manufacturing and Trade Development in Tanza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tudies, Vol.16, No.3.
- Hewitt, Tom 1999. Institutional tensions and private sector promotion in Tanzania: whose agenda? Technovation 19 (1999) 383-391.
- John S. Saul 1972. Planning for Socialism in Tanzania: The Socio-Political Context. Development and Change, 1972, 3(3). Pp. 3-25.
- Kweka, Josaphat and Louise Fox 2011. The Household Enterprise Sector in Tanzania: Why It Matters and Who Cares. Th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5882.

- Kinda, Tidiane and Josef L. Loening 2010. Small Enterprise Growth and the Rural Investment Climate: Evidence from Tanzania. *African Development Review*, Vol. 22, No. 1, 2010, 173–207.
- Lazaro, Felix 2012. Micro-enterprises dominate Tanzania manufacturing sector. 2012. <http://www.trademarksa.org/news/micro-enterprises-dominate-tanzania-manufacturing-sector>.
- OECD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2. FDI and domestic private sector development in Africa: The experience of Tanzania. Paris: OECD. <http://www.oecd.org/dataoecd/10/20/2764661.pdf>.
- World Bank 2012. Tanzania Economic Update: Stairways to Heaven—Fiscal Prudence, Value for Money in Education,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Firms. The World Bank Group African Region Poverty Reduction & Economic Management, February 2012.
- Silver, M.S. 1980. Ownership Indices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for Tanzania: 1965-1972.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 Spring 1980.
- Southern African IDEAS 2010. TANZANIA: Investment Climate and Business Environment Assessments. <http://saideas.com/node/40>.
- Tanzania: Country Economic Memorandum 2012 –Concept Note— Growth for jobs: Moving up the productivity ladder through structural changes (draft). April 19, 2012. http://www.tzdpd.or.tz/uploads/media/Background_CEM_april_11.pdf.
- URT (The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2011. The Economic Survey 2010. Dar es Salaam.

摆脱“资源诅咒”？

——坦桑尼亚矿业与发展

徐秀丽 李小云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北京, 100193

摘要: 在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里, “资源诅咒”现象屡见不鲜, 坦桑尼亚即为其一。本文先在阐明该国矿产与能源发展概况的基础上, 回顾了矿业发展政策的历史演变, 并对其在实际运行中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进行剖析, 从而为理解坦桑尼亚丰富的自然资源与普遍贫困并存的现象提供参考。本文发现, 坦桑尼亚矿业发展面临着多重挑战,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国际资本的主导性, 从而导致矿业的迅猛发展无法有效地贡献于整体经济的增长和贫困缓解等社会的发展, 从而产生断裂性, 大型矿产公司和小型矿产公司之间的矛盾冲突只是这种断裂性的一种体现, 而隐藏于坦桑尼亚“资源诅咒”现状背后的关键性因素则是矿业治理结构和政策能力上的不足。

关键词: 坦桑尼亚 矿业 资源诅咒 国际资本 治理能力

在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里, “资源诅咒”现象屡见不鲜 (Gelb, 1988; Auty, 1990; Sachs and Warner, 1995), 即丰富的自然资源并未有效转化成为一国持续发展的助燃剂, 反而阻碍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坦桑尼亚的经济增长轨迹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了“资源诅咒”的现象 (Lange, 2006; Mjimaba, 2011; Davis, 2011)。坦桑尼亚拥有丰厚的自然资源, 其金矿产量约占世界总产量的 2%, 为非洲第三大金矿产国 (宋国明, 2004), 也是继南非、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三国之后的第四大资源国 (何金祥和吴智慧, 1997), 金刚石、宝石等产量也很突出, 境内还拥有全球被誉为“20 世纪新发现”的坦桑兰 (宝石级黝帘石) 三分之二的储量 (Chachage, 1995)。然而, 长期以来, 坦桑尼亚却仍然深陷贫困深渊, 属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 虽自 2001 年以来, GDP 增长率均达到 6% 以上, 但总体经济结构仍以农业为主, 大约有 73.6% 的人口居住农村, 75.9% 的人以农业为生 (FAO, 2011), 其贫困发生率居高不下, 按照世界银行新的每日 1.25 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 2007 年贫困发生率仍高达 67.9%, 贫困深度为 28.1% (World Bank, 2012)。

目前，矿业已成为坦桑尼亚增长最快的行业，也是非传统产品出口创汇第一大产业（宋国明，2004），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成为该国吸引国际资本投资（FDI）的重要源泉（OECD, 2002），其对于国民经济腾飞及贫困缓解的贡献也逐渐开始备受坦桑尼亚政府和国际发展界的关注（Fisher et al., 2009），也因而推动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一系列矿产与能源开发政策的发布与实施。在此背景下，本文将关注这些新的战略与政策是否能进一步推动该国经济的发展，使其摆脱“资源诅咒”。为此，本文先在阐明该国矿产与能源发展概况的基础上，回顾了相关矿产与能源发展政策的历史演变，并对其在实际运行中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进行剖析，从而为理解坦桑尼亚丰富的自然资源与普遍贫困并存的现象提供参考，也为进一步明晰该国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及减缓贫困之间的关系走向上提供参考。

1. 矿业与发展概况

1.1 矿产、能源概况

在历史上，坦桑尼亚并没有进行过全面的矿产资源调查工作，有相当部分的国土根本没有进行过地质矿产勘查，但已有的资料表明，坦桑尼亚的矿产资源丰富，开采潜力非常大，目前已探明的主要矿产包括金、银、铜、金刚石、煤、矾土、磷酸盐、石膏、高岭土、盐、各类宝石，以及煤和天然气等，其中除了黄金、金刚石、宝石和煤炭等矿产有较大规模开发外，其他多数仍未得到有效利用（宋国明，2004）。

黄金和金刚石是坦桑尼亚最主要的两种矿产资源。黄金的开发与生产曾在英国殖民时期（1918-1961）鼎盛一时，在 1940 年时其产值达到顶峰，占矿产生产总值的 90%，具有绝对优势。之后，随着一系列大型金刚石矿山的开发及大型金矿山的关闭，金刚石的产量与产值开始超过黄金遥遥领先，并在 20 世纪 80 年代占到矿产总值的 70%以上（Lange, 2006）。但是，随着结构调整和一系列改革政策的推进，尤其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开始，坦桑尼亚金矿的勘探与开发最为迅速，又一次成为焦点，从 1998 年到 2010 年，金矿年产量增长了 90 多倍，也由此，坦桑尼亚金矿的勘探与开采逐渐取代了金刚石勘探与开采的主体地位（图一），成为该国矿业发展中最主要的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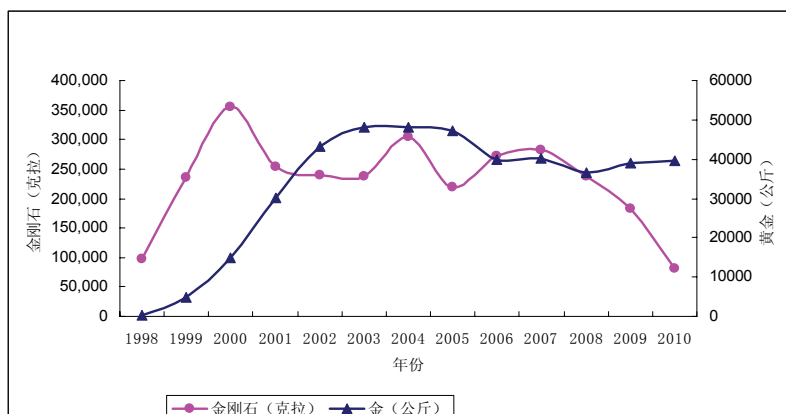


图 1 坦桑尼亚金刚石和黄金产量年度变化 (1998-2010 年)

数据来源: U.S. Geological Survey (1998-2009), Minerals Yearbook of Tanzania 1998-2009, U.S.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USA; British Geological Survey (2012), World Mineral Production 2006-2010, Keyworth, Nottingham, UK.

坦桑尼亚能源的勘探与开发尚处于起步阶段, 能源产量低于能源使用量, 净进口量占使用量的比重从 1998 年的 6% 提高至 2009 年的 8% (图 2)。目前, 煤炭资源未得到充分开发和利用, 估计储量 12 亿吨, 探明储量 3.04 亿吨, 但现在每年产煤仅 6-7 万吨左右, 2007 年年产量仅为 2.7 万吨。中国政府于 1988 年援建的基畏拉煤矿至今仍为坦桑尼亚唯一具备一定开采规模的煤矿, 其产量占坦桑尼亚全国煤炭产量的 90% 以上 (宋国明, 2004)。天然气是目前坦桑尼亚最重要的能源矿产, 2003 年储量约为 450 亿立方米, 主要分布在松戈松戈 (300 亿) 和姆纳西湾地区 (150 亿), 目前每年产量约在 5 亿立方米。在石油方面, 坦桑尼亚目前尚不生产原油, 石油产品基本依赖进口, 但油田勘查和开发工作具有一定的潜力, 2007 年该国政府才开始向国际石油勘探资本新开放 6 个大陆区块 (宋国明, 20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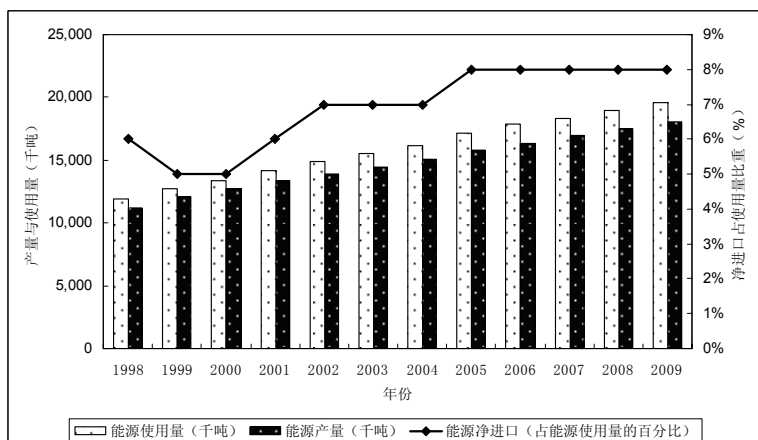


图 2. 坦桑尼亚能源产量、使用量与净进口

数据来源: 世界银行数据库: <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EG.EGY.PROD.KT.OE/countries>.

1.2 矿产能源开发与国民经济发展及贫困缓解

迄今为止，矿业对于坦桑尼亚整体经济增长的贡献仍然有限，对于当地减贫的影响更是乏善可陈 (Mwalyosi, 2004; Mjimba, 2011)。在 20 世纪 60 年代独立之初，坦桑尼亚矿业增长值占 GDP 的比重徘徊在 3-4% 之间 (Kulindwa et al., 2003)，1988 年下降到 1%，对于国家财政收入的贡献仅占 0.3% (Lange, 2006)。近年来，矿业已成为坦桑尼亚增长最快的产业，1990-1995 年，其矿业产值平均每年以 20% 以上的速度递增 (何金祥和吴智慧, 1997)，1995-1999 年的增长速度稍降，但也在 9.1%-27.4% 之间 (宋国明, 2004)；进入新世纪后，增长率也一直在 10% 以上，2006 年达到峰值 15.6% (宋国明, 2009)，但金融危机还是给坦桑尼亚的矿业生产带来影响，2008 年其增速骤减为 2.5% (Bank of Tanzania, 2009)。

快速的矿业增长伴随的是坦桑尼亚 GDP 的高速增长，自 2001 年以来，坦桑尼亚 GDP 增长率一直保持在 6% 以上，2004 年甚至高达 7.8%，即便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2008-2010 年仍能维持在 6-7% 的增长水平上。在此情况下，尽管矿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有所回升，但一直徘徊在 20 世纪 60 年代之初 3-4% 的水平，金融危机后甚至有所下降，仅有 2.5% 和 2.7% 的水平 (图三)，这一比例与 20 世纪 90 年代定的达到 GDP 10% 的目标相差甚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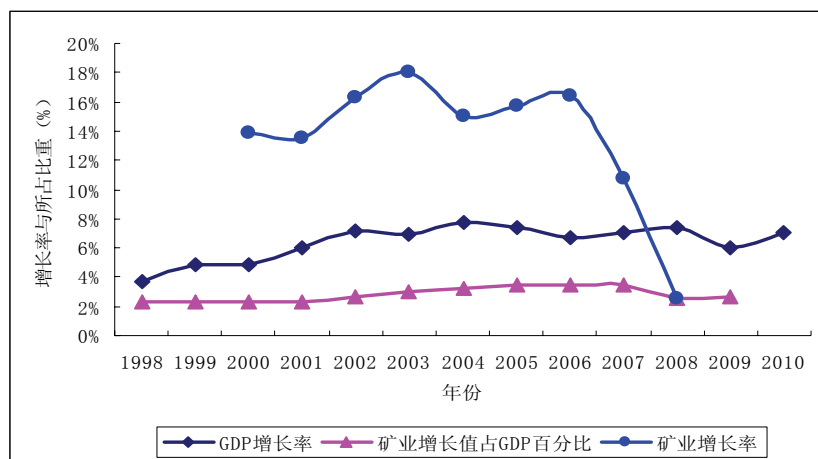


图 3 矿业增长与 GDP 增长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KD.ZG>；U.S. Geological Survey (1998-2009), Minerals Yearbook of Tanzania 1998-2009, U.S.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USA；Bank of Tanzania：<http://www.bot-tz.org/Publications/publicationsAndStatistics.asp>。

同时，矿业也是非传统产品出口创汇第一大产业，自 2000 年矿产品出口额增长很快，2000 年和 2001 年的出口额增长率分别达到 143% 和 75%，这种增长主要依赖黄金出口额的增长，2000 年黄金出口额仅占坦桑尼亚出口总额的 18%，到 2004 年此比例则已超过一半

以上, 达到 52%, 随后虽有所下降, 但到 2009 年仍保持在 41% 这个较高的水平上 (图四)。比较而言, 进入 90 年代, 尤其是 2000 年以来, 金刚石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则远远低于黄金的出口额, 并一直在低水平上徘徊, 从 2006-2009 年一直稳定在 1%。由于与国际市场紧密相连, 国际资源价格的波动以及国际局势的变化, 例如石油危机、国际金融危机等极大地影响了坦桑尼亚国内矿业发展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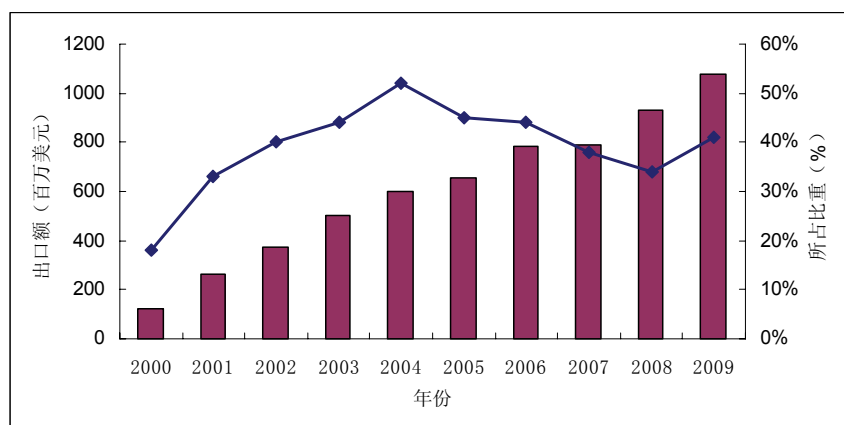


图 4. 坦桑尼亚黄金出口额及所占比重

数据来源: U.S. Geological Survey (1998-2009), Minerals Yearbook of Tanzania 1998-2009, U.S.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USA; Bank of Tanzania: <http://www.bot-tz.org/Publications/publicationsAndStatistics.asp>

在就业和减贫方面, 矿业特别是小型矿业是吸收小农就业的重要渠道, 目前在宏观统计方面尚缺乏系统的数据来准确说明到底有多少人就业于此行业, Jonsson and Fold (2009) 认为有 30 万人直接就业于小型矿业, 而 World Bank/Tan Discovery (1996) 则认为有 55 万人直接从业于小型矿业, 这一数据被广泛引用。根据坦桑尼亚银行 2009 年的数据, 这一人数则为 50 万, 原因是在 2008 年之后随着有色宝石生产的缩减, 从业于此行业的人数有所下降。迄今为止, 坦桑尼亚仍然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 矿业产值占 GDP 的比重不高, 只有 3-4%, 因而就业人数相对有限。另外, 从直接就业于大型矿产公司的总人数来看, 坦桑尼亚本地人虽然也占据了绝对的比重, 比如在 2008 年 12 月, 本地人在大型黄金矿业公司直接就业总人数的比重为 89% (Mjimba, 2011), 但大都从事价值链低端的工作, 比如出售食品和饮料, 或者提供外围服务, 比如矿区的保安或劳力工人, 从中得到能力建设的机会相对不高, 受益较少, 目前国际大型矿业公司与小型公司及当地社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是当地矿业发展中的一大问题。

2. 矿产能源开发的战略与政策演变

坦桑尼亚的矿产能源开发战略与政策与该国内部的政治形势、经济战略与政策紧密

相连，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独立之初的国有化阶段，在该阶段，矿业与其他产业一样收归国有，由于缺乏合适的激励，矿业发展停滞不前；第二个阶段是结构调整阶段，促进投资和私有化风潮盛行一时，国际资本大量涌入，矿业，尤其是金矿发展势头猛增；第三阶段就是迄今为止的政策调整阶段，矿业不仅被视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更将其与减贫和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贡献联系起来，纳入国家整体发展规划。

2.1 独立之初的国有化阶段

20 世纪 60-80 年代，一系列政策深刻地影响了坦桑尼亚矿业的发展轨迹，使其总体呈现出衰落的景象。在 1967 年的《阿鲁沙宣言》发布实施之前，坦桑尼亚的市场经济较为兴盛，矿产多为私人所有，发展绩效也不错（Lange, 2006），矿业产值曾一度攀升为国民生产总值的 10%（何金祥和吴智慧，1997）。但随着乌贾马计划的实施，矿业的国有化浪潮兴起，国家掌控了大部分的采矿公司，并限制外国公司的资产。1972 年，国有矿业公司（STAMICO）成立，以便接管坦桑尼亚的矿产的开发与发展，从而使矿业的发展深受影响。事实上，在乌贾马计划中，矿业并未置于优先发展的位置上，所能得到的公共投资颇微，与矿业发展相关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均未得以发展，国有矿业公司的矿业产值也很低。

这一时期使状况进一步恶化的，还有国际金价的下跌；此外，一些大型金矿耗竭关闭，同时又未勘探到新的金矿也使当时的矿业发展备受重创。再加上不利政策的阻挠，比如限制从南非进口矿业发展的低价投入设备，同时对国内外资企业的国有化政策也促使国际投资者面对坦桑尼亚的矿业市场望而却步。内忧外患使当时的矿业产值对 GDP 的贡献从早先的 10% 下降到 80 年代末的不到 1%。

2.2 20 世纪 80-90 年代的结构调整阶段

坦桑尼亚自 1986 年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的结构调整方案以来，连续三次实行“三年经济恢复计划”，加强与西方捐助国和国际金融机构之间的联系，以便吸引外资、减免外债和获得更多援助。如何为国内的矿业与能源发展引入更多的国际资本成为当时坦桑尼亚政府急需解决的问题。为此，坦桑尼亚就有关能源与矿产的政策与法规做了一系列的调整。坦桑尼亚 1979 年出台的《矿业法》是其早期制定的矿产开发管理法规；1980 年颁布的《石油法则》是对石油行业投资的管理规定。事实上，在 1983 年，坦桑尼亚政府曾提出过有关《矿产法》的政策问题法案，该法案中提到把坦桑尼亚的矿产财富作为国家的遗产，并且把采矿活动的多数股权给了国家。这项建议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私人矿产投资者的热情。因此，在 1988 年的协定范本中除去了政府拥有多数股权的要求。

而后, 1990 年, 《国家投资 (促进和保护) 法》被废除, 一个新的《坦桑尼亚投资法》得以颁布实施, 并于同年成立了坦桑尼亚投资中心, 主管协调、鼓励、促进和推动外国资本在坦的投资, 协助投资者获取进行投资所必须的许可证、批准书等。同时, 新的《投资法》中明确做出了投资不被国有化和征收的规定, 这样的规定, 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国内外能源与矿产投资者最担心的问题 (U. S. Geological Survey, 1998)

此外, 这一时期, 坦桑尼亚政府还制定了许多有关能源与矿产开发的优惠政策, 比如将坦桑尼亚矿业纳入其特惠投资领域中; 并在针对外资投资选择和持股比重上, 除规定的政府参股最高达 20% 外, 没有其他限制等。同时, 针对国外投资坦桑尼亚政府颁布了一系列优惠政策, 比如外资企业可享受 100% 资本返还; 外国股东所得股息和红利在纳税后可自由汇出; 在资本投资回收前, 免缴所得税; 免征资本货物进口关税; 矿山设备厂房等固定资产投资按 20% 折旧减税; 新矿山投产免征最初 5 年的股息预扣税等。以上优惠政策无疑是外国资本在坦投资矿业的一个有力保障。以减免预扣税为例, 坦桑尼亚预扣税在矿产销售净值的 5%–10% 征收, 一般坦桑尼亚金矿矿山最初五年的年均产量在 8–11 吨左右, 减免这部分税收能够使矿产开发公司更快的回收成本并进行扩大再生产 (宋国明, 2009)。

到了 1997 年, 坦桑尼亚政府制定了“矿产行业产业政策” (Mineral Sector Policy), 政策指出, 坦桑尼亚要力争在未来的 25–30 年内, 把矿业建设成为充满活力、构架良好、规模适中、环境友好的行业, 并且占 GDP 10% 以上份额。1998 年, 坦桑尼亚政府通过了一项新的《采矿法》, 以取代 1979 年旧的《矿业法》, 该法规成为日后当地管理矿业的主要法律依据 (U. S. Geological Survey, 1998)。

此外, 在石油勘探与开采方面, 坦桑尼亚政府同样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以吸引外国石油公司前来投资。由于坦桑尼亚石油产品基本依赖进口, 产生了高额的费用, 使其经济发展受到牵制, 坦桑尼亚政府迫切希望改变这一状况。早在 1969 年, 坦桑尼亚就成立了坦桑尼亚石油发展公司 (TPDC), 并通过该公司邀请其他国家石油勘探与开发公司来坦投资。1980 年出台的《1980 年石油勘探与生产法》, 这其中不乏鼓励投资的优惠政策, 如免费提供前期勘探资料; 可协商的开发计划; 对于勘探区域中的勘探作业, 原则上必须在 4 年内完成, 但坦桑尼亚政府对具体的作业计划不下指令, 石油公司与其协商进行; 勘探设备免征进口税等针对国外投资资本的优惠政策, 在石油勘探与开采方面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 外国资本较易同时也愿意进入坦桑尼亚进行投资。

2.3 新世纪以来的政策调整阶段

随着结构调整政策的实施, 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一系列投资促进政策的实施, 大量外资的引入的确促进了坦桑尼亚矿业的发展, 如之前所述, 在整个 90 年代及至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前, 矿业产值的年均增长率都在 9% 以上, 在 90 年代甚至达到了 20% 以上, 发展迅猛, 同时矿产的工业化也趋于多样化, 已开发的矿种不断丰富, 除了黄金、金刚

石、宝石外，还有煤、天然气、锡等各种金属及高岭土等。但矿业为国民经济发展所作的贡献并不如其本身发展得那么迅速。事实上，坦桑尼亚希望依靠优惠政策吸引外资进而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策略效果并不十分理想，矿业占 GDP10% 的目标远远没有实现，到 2010 年这一数值仅为 2.3% (British Geological Survey, 2012)，可以说，矿业并没有从根本上发挥起经济引擎的功能，联动效应不强。为了改善这种局面，坦桑尼亚政府对开始对一些优惠政策进行调整。

首先，有关外国矿产公司税务减免的政策调整。坦桑尼亚为吸引外国投资者，所采取的减免外国投资者进出口关税以及公司税等税务优惠政策，使得矿业虽是坦桑尼亚近几年经济发展中速度最快的领域之一，但是其通过税收向中央财政的支付额却极为有限，在 2005 至 2007 年的三年里，矿业税收平均只占坦桑尼亚国内生产总值的 2% 至 3% 之间 (U.S. Geological Survey, 2009)。为使坦桑尼亚在其矿业开发中获得更多的利益，2009 年初坦桑政府计划进行矿业税制改革，包括大幅度提高矿山企业的税收，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矿业税制修改的细则还未出台，但坦桑尼亚财长称，税改的目标之一是政府至少得到矿业产值的 10% (Parliament of the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2010)

其次，对坦桑尼亚全部矿业合同的审查。坦桑尼亚政府于 2007 年 9 月批准成立了矿业合同审查委员会，负责重新审查全部矿业合同。近几年国际矿产品价格大幅度增长，但矿产资源产生的财富大多被外国投资者赚走，而资源的所有者却得到很少一部分。因此坦桑尼亚国内对外国矿业公司不满情绪日益增加，认为与外国投资者签订的现有矿业合同不合理，投资者得到的利益太多，从而要求改变这一现象的呼声渐高。为此坦桑尼亚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处理矿业产出利益分配的问题，并修改有关政策法案。

此外，坦桑尼亚政府针对由于本国加工技术薄弱而导致的矿产附加价值低，进而使得外国加工公司获取高额利润的现象做出了政策上的调整。宝石生产在坦桑尼亚矿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出口宝石每年为坦桑尼亚带来可观的外汇收入。但长期以来，坦桑尼亚 98% 的宝石是以原矿形式出口到国外的，宝石能够产生的利润大多流向国外。为使宝石的附加利润尽量留在国内，2003 年 6 月政府发出了一项禁令，计划到 2005 年底禁止出口坦桑黝帘石原矿，但到 2007 年底这项禁令仍未实施。不过 2004 年 8 月坦桑尼亚议会将会未加工宝石出口税从 3% 增加到 5%，以限制原矿出口，同时取消加工过的坦桑黝帘石出口税以鼓励其在国内加工。另外政府规定宝石经营许可证的申请者必须附带关于其宝石加工能力的陈述。同年坦桑尼亚议会成立了一个宝石委员会，为宝石加工业的发展提供咨询服务 (Parliament of the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2010)。

3. 矿产能源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坦桑尼亚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其矿产行业发展至今，已相对成熟，但仍存在一些

不可忽视的问题。比如, 受本国基础设施落后, 加工业、制造业整体水平低的影响, 矿业发展受阻; 国有或本国民私有矿业资本薄弱; 外国矿业资本占本国总矿业资本比例过重; 矿业生产模式较为单一等问题。同时也需注意到, 坦桑尼亚有关矿产勘探、开发以及加工历经不同阶段政策的调整, 虽不断趋于完善, 但新政策的实施, 及实施后产生有效的影响考察仍需假以时日。总结起来, 现行矿产与能源行业所面临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即第一, 国际资本主导矿业发展, 而坦桑尼亚本地经济和政府财政收入却相当有限; 第二, 大型矿产公司和小型矿产公司之间的矛盾冲突不断, 集中体现于两者在就业、缴纳税款等方面的竞争和冲突; 第三, 矿业治理与发展政策能力的不足。

3.1 国际资本主导矿业发展, 当地经济和政府财政受益有限

在坦桑尼亚众多参与矿产开采开发的资本中, 外国资本占领着明显的优势。坦桑尼亚大型的矿山、矿产项目以及矿产公司都为外国资本所有, 而国有、或本国民私有的矿产开发资源较为有限, 并多为小型矿场, 同时受到技术以及资金等条件的限制, 坦桑尼亚国有或本国民私有的矿产资源只能做到初级开发, 矿产资源的再加工往往仍旧需要依赖外国公司帮助。因此, 矿产资源附加价值有限, 收益有限。

具体而言, 受坦桑尼亚投资政策的激励, 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 外国的私人资本迅速进入坦桑尼亚的矿业, 从矿产的勘探到开采都能够见到外国矿业资本的身影, 比如坦桑尼亚最大的金矿生产商, 独资或合资经营着多家金矿山的加拿大的巴里克金公司 (Barrick Gold Corp)、独资经营坦桑尼亚国内最大金矿山 Geita 金矿山的南非英美黄金阿散蒂公司; 与巴里克金矿公司共同开发镍矿项目的瑞士斯特拉塔 (Xstrata) 公司; 勘探马拉维湖附近的 Luwumbu 铂族的澳大利亚的 Goldstream 矿业公司和与之达成风险协议的美国 Lonmin 公司等。近年来受到国际金、银、贵重宝石价格高涨以及、煤、石油、天然气等能源供给紧张的刺激, 国外矿业资本在坦桑尼亚投资的热情愈加高涨。截止至 2009 年 9 月, 共有 50 多家外国企业获准在坦桑尼亚从事采矿活动, 实际到位投资总额已超过 72 亿美元。目前在坦桑尼亚仅大型的金矿项目, 截止至 2007 年底, 就已经达到了 7 个之多, 并保持继续增长的态势。需指出的是这些大型项目全部由外国矿业资本所有, 坦桑尼亚本国矿业资本未在其中占取一席之地 (李柱云, 2011)。国际资本主导矿业发展这一态势从 Mjimba (2011) 在坦桑尼亚所做的商品链分析中也得到印证, 在金矿勘探开发及加工等各个环节上, 都被国际资本所主导, 尤其是所需技术和资金要求较高的环节, 国际公司的数量所占比例就越多 (表 2)。

表 2：坦桑尼亚金矿开发各环节中本地公司所占比重

金矿开发商品链各个环节	在此环节活跃的公司总数	坦桑尼亚公司数量	其他公司来源国
黄金勘探	14	4	加拿大、爱尔兰、澳大利亚、英国
地球化学勘探工作相关商品与服务提供	11	5	新加坡、澳大利亚、加拿大、意大利
地球物理工作相关服务提供	6	1	南非、赞比亚、澳大利亚
加工	15	2	澳大利亚、南非、瑞典、科尼亚、国际组织、英国

资料来源：根据 Mjimba (2011) 进行整理。

一方面，这些大型国际公司的入驻给坦桑尼亚带来了更多的关注和利益。1992 年在坦桑尼亚勘探的费用为 600 万美元，1997 年和 1998 年分别达到了 5690 万美元和 9590 万美元，到了 2001 年仅一个公司用于勘探的费用就达到了 400 万美元，2002 年则涨至约 500 万美元，此后逐年递增 (U.S. Geological Survey, 1997, 1998, 2001, 2002)。但另一方面，这些公司更多地被指责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联系不够紧密，许多勘探、加工等机器、配件、零件、耗材，甚至最基本的打印复印计算机等日常办公设备都需进口。正如某位黄金精炼厂的工作人员所言：“我们就是从金矿里挖出黄金，然后赶紧奔往机场，接着直接抵达精炼厂。我们可以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的便利服务” (Mjimba, 2011)。

对坦桑尼亚国有或本国民私有的企业来说，在矿产能源的加工方面，大多技术薄弱，同时又面临基础设施落后的局面，往往需要依附于国际公司，或直接出口原石方能获得生存，这些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当地对矿业能源迅猛发展利润空间的截留能力。以金刚石的开采为例，坦桑尼亚作为世界主要的金刚石生产国家之一，其金刚石生产已具备一定规模。但坦桑尼亚本国没有对金刚石进行现代化加工的能力，只能出口金刚石原石，而坦桑尼亚的金刚石原石的平均出口价格在近年内都不超过 40 美元/1 克拉，当地市场上的最贵价格也不超过 50 美元/1 克拉。相反，加工精美的坦桑尼亚金刚石在当地的售价则达到了每克重量在 0.3 克拉以下每克拉 1000 美元，0.3 到 0.5 克拉之间每克拉 1500 美元的高昂价格 (宋国明, 2009)。

对于当地政府来说，矿业发展所带来的财政收入也是相对有限的，比如在 2001 年，坦桑尼亚政府宣布到 2002 年底将从矿业中获取 7000 万美元的税款 (Omondi, 2005)，但实际财政收入却只稍高于一半，即 3600 万美元 (Lange, 2006)，而根据 Lange (2011) 的统计，在 1998-2002 年间，矿业公司占据了矿产出口总额的 90%，与此同时，2002 年，政府从全国七个主要矿山所获得财政收入只有 3620 万美元，这个收入是在许多企业五年税负减免期内收取的，但即便是五年之后，有一些矿山已经过了五年增值税和关税减免期，政府从中所获取的财政收入也只上升为 1.2 亿，这样的收入对比于同年坦桑尼亚所

获得的 28.2 亿的官方发展援助来说, 仍然是微不足道的, 后者是前者的 23.5 倍。可见, 仅仅依靠现行的矿业发展状况, 坦桑尼亚是无法摆脱对于国际发展援助的依赖的。

3.2 大型矿产公司与小型矿产公司之间的矛盾冲突不断

坦桑尼亚的矿业发展已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 在这个过程中大型矿产公司和小型矿产公司之间已经构建起了非常复杂的关系, 但是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大型国际公司的进入, 两者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互不信任, 甚至是互相仇恨, 这一方面主要源于两者在矿产资源上的竞争关系。事实上在传统上, 在大型矿产公司和小型公司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协作关系, 当地的小型公司/矿工往往是最佳可以利用的资源, 后者在地理勘探方面极其高效, 因而被誉为“赤脚地质学家”(barefoot geologists), 在小型公司/矿工开采过的地方, 大型公司往往集中采矿。之所以能如此, 主要源于两者关注的矿层也不一致, 对于小型公司来说, 其目标主要是浅层矿的小面积开采以谋生计, 而大型公司则主要集中于较大面积的深度开采。然而, 随着大型现代公司的介入, 他们往往在矿山之外设以严密的安保, 这就将小型公司的生计推入险境, 同时, 小型公司/矿工的开矿行为往往也被大型公司视为是对其法律授予的权利的一种“侵害”, 两者之间的矛盾日益紧张, 冲突不断。

另一方面, 大型公司和小型公司之间的冲突还源于两者在合作上权力和声音的不平等关系。随着大型公司在坦当地实践经验的不断累积, 他们也逐渐意识到, 与其将其与小公司之间的矛盾视为一个问题期待其消失, 不如积极地构建两者之间的协作关系, 比如 TANSCAN 和美国 ANGLO 公司都已经逐步开始学习如何与当地小公司之间建立有效的关系。事实上, 为了保护本国居民在矿业发展上的受益性, 1998 年的《矿业法》规定初级勘探许可证(Primary Prospecting License)和初级采矿许可证(Primary Mining License)只许发放给本地居民, 同时在环境影响评估方面也降低门槛, 这样可以提高当地人进入矿业能源行业的可能性。但从实地调研的情况来看, 由于技术和财力上的限制, 许多当地公司很少直接使用这些初级许可证, 而往往将其出售或出租给本地或外国大型公司(Jonsson and Fold, 2009; Mjimba, 2011)。可以说, 利于小型矿产公司的优惠政策也备受坦桑尼亚公众和政府的关注, 但由于缺乏对其能力建设的实质性支持, 这些优惠政策在基层难以完全转化为现实。

此外, 两者之间的冲突还集中于在对当地矿工就业问题上的分歧。一般而言, 小型矿产公司对于当地小农在就业上的吸纳效果是明显的, 而大型矿业公司对于当地就业问题的解决却微不足道。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的研究, 总体而言, 大型矿产公司对于当地就业的影响至少在宏观层次毫无建树, 反而因为其发展而导致原本在小型矿产公司就业人员的失业。在大型公司来临之前, 小型公司工作人员利用其简单的工具和技术进行采矿, 这为大量的本地人口提供微薄的生计支持, 而这些人通常陷于贫

困，受教育水平较低；但随着大型公司的涌入，这些工作机会不复存在。根据世界银行支持的一项研究表明，及至 2006 年之前，在坦桑尼亚小型矿业中工作的人数大概有 17 万左右，但随着大型公司的进入，已有 40 万人左右失业（Curtis and Lissu, 2011），这一数字上的对比相当惊人。此外，大型公司对于当地人员的就业促进上在微观层次上也乏善可陈，根据 Mjimba (2011) 的实地调研结果显示，当地人在矿业开发和加工链条上主要从事的都是价值链低端的劳动，比如出售食品和饮料，提供家政服务和外围的保安服务，从事开矿的劳动力等，所能接受到在链条上上移的机会不多。

3.3 矿业治理和政策能力不足，尤以外部主导性为主

不管是跨国公司主导本国矿业而使当地受益有限的事实，还是大公司和小公司冲突生态的不断演变，究其本源涉及到坦桑尼亚政府矿业治理和政策能力的不足，无法有效地协调国际资本与本地经济的自足发展，以及矿业发展与当地社会发展、减缓贫困之间的复杂关系，而这也正是众多关注“资源诅咒”现象的学者们推论及至的结论，即资源丰富未必导致“资源诅咒”，关键是政府的治理结构和能力如何。

在治理结构上，坦桑尼亚矿业的主管部门是能源和矿产部，其下设矿业资源局是主要负责矿业资源管理的实质性部门，在此部门之下还设立了矿山处和矿石资源促进处，随着私有化步伐的推进，能源和矿产部也进行了内部的结构调整，新设了半独立的地质勘探部。目前矿业部门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是该部门与其他经济部门之间的互动和协调，原因是在 2000 年地方政府改革项目（LGRP）的运行下，大多数政府部门均由中央分权到地区一层，但就矿业部门而言，不管是小型矿业还是大型矿业的发展，其权力仍然集中在中央，矿产收入仍由中央掌控，而地方财源的增长无法受益于矿业的发展，因而在地方层次来促进矿业与其他部门之间的互动存在协调上的困境，这种困境一方面源于地方动力上的缺失，另一方面也源于协调能力和权力上的不足（Fisher et al., 2009; Mwaipopo et al., 2004）。

在发展规划中，自乌贾马计划开始，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矿业与能源行业的发展未被列入宏观经济发展规划中的优先发展领域。自 20 世纪 90 年代结构调整以来，随着矿业与能源被列入特惠投资领域，这种状况有所改变，但很快就有研究者指出（Butler, 2000），不管是 1997 年的投资法案和矿业行业产业政策，还是 1998 年的《矿业法》，其实质均为世界银行所资助的一个五年期改革方案的组成部分，不过是为了迎合世界银行在此期间私有化的需求，以满足成为世界银行所提出的重债穷国（HIPC）的债务减免计划的要求。这种外部主导（比如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跨国公司等的）政策制定机制必然使其政策仅仅关注吸引国际私人资本，而未考虑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发展。在矿业发展方面的问题大多被定性为行政管理和环境问题，而非社会和经济方面的问题。由此，许多研究者（Fisher et al., 1997; Mwaipopo et al., 2004）进一步指

出, 及至最近, 矿业发展政策与减贫战略之间的联系才开始备受关注, 中期减贫战略文件 (PRSP) 一直忽视采掘业包括矿业在其中的位置, 不管是大型矿业还是小型矿业的作用与地位都未体现在该文件中。但这种状况在 2005 年第二期减贫战略文件中发生了转变, 矿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被置于国家减贫战略的中心位置。事实上, 矿业的快速迅猛发展也使其不能被忽视。新的文件强调矿业的发展必须要有利于整体经济的发展, 同时要特别关注条件不利的地区。对于小型矿产公司而言, 技术发展、安全意识和教育、信息分享, 以及对于弱势群体, 性别和艾滋病等相关问题的关注开始浮出水面。

最后, 在政策能力方面, 尤其体现于税收能力上, 坦桑尼亚政府面临重大的挑战。Mjimba (2011) 认为坦桑尼亚政府对矿业发展还是具有较强的政治意愿的, 也制定了相对完善的宏观发展战略和政策, 但许多宏观战略并未有效地转化为中观政策和微观行动, 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公共管理中最为核心的税收能力不足。大型矿产公司相对于小型公司而言, 税收收取上相对容易和可控, 因为后者经常在非正规的情况下运作, 信息的不对称性更为严重, 走私现象更为严重, 根据记者的统计, 每年从坦桑尼亚走私出口的黄金和坦桑兰价值高达 2500 万美元 (Ngotezi, 2001)。但在提取税收的时候, 不管是面对小型公司, 还是大型公司, 坦桑尼亚政府均存在信息不明、监管不力的困境。大型公司经常谎报收益, 小型公司则直接上报亏损, 比如在 153 个申报税务的小型矿产公司中, 只有 5 个申报有矿产生产, 但所有的都申报了其支出项目。使情况进一步恶化的, 是, 即便是收取上来的有限的税收也没有得以有效地使用, 没有监管部门对其用处进行专门的监测, 比如现行用于基础建设的资金中有 95% 左右的资金都来自捐助国的援助, 而非矿业发展所得, 事实上, 如前所述, 坦桑尼亚所得援助大大高于矿业所得, 在 2003 年, 前者甚至高达后者的 47 倍 (OECD, 2005)。

4. 结论与展望

总结而言, 坦桑尼亚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其中得到开采利用地尤以黄金、金刚石为甚,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投资促进政策的支持, 大量国际资本涌入坦桑尼亚, 矿业成为坦桑尼亚发展最快的行业, 其产业也逐渐多样化起来, 有色宝石、金属、矿土等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但在生产和出口结构上仍高度依赖黄金。煤炭和石油等能源目前正在勘探开发中, 其产量和对 GDP 的贡献都比较有限, 坦桑尼亚本身是一个现代能源进口国。坦桑尼亚矿业发展面临着多重挑战,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国际资本的主导性, 从而导致矿业的迅猛发展无法有效地贡献于整体经济的增长和贫困缓解等社会的发展, 从而产生断裂性, 大型矿产公司和小型矿产公司之间的矛盾冲突只是这种断裂性的一种体现, 而隐藏于坦桑尼亚“资源诅咒”现状背后的关键性因素则是矿业治理结构和政策能力上的不足。

但总体而言，坦桑尼亚在进入新世纪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政策调整，已将矿业发展与整体经济的发展和贫困缓解等目标紧密结合起来，并将其置于中心发展的位置，这说明坦桑尼亚政府本身也在发展中逐渐摸索道路，并促成自身学习的过程。目前，坦桑尼亚已连续保持 GDP 十多年 6% 以上的增长率，工业化程度不断提高，政治局势稳定，在加拿大 Fraser 研究所发布的 2008/2009 年度全球矿业公司调查结果中，坦桑尼亚的矿业投资环境的总体评价也居中上水平，在调查的非洲 10 个国家中排位也比较靠前，其中代表政治稳定性、政策解释、法规实施、环境等项指标的“政策潜力指数”在调查的全球主要 71 个国家或地区中排在 48 位。随着全球化对于能源和资源需求的不断提升，以及坦桑尼亚本国自身工业发展的逐步推进，矿产与能源必将得到进一步发展，该国能否在这个过程中抓住机遇，摆脱“资源诅咒”，走上一条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 Auty, R. M. 1990. *Resource-based Industrialization: Sowing the Oil in Eight Developing Countri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Bank of Tanzania 2009. *Annual report 2008/2009*: Dar es Salaam, Tanzania, Bank of Tanzania, January: 281.
世界银行数据库: <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KD.ZG>
- Bank of Tanzania: <http://www.bot-tz.org/Publications/publicationsAndStatistics.asp>
- British Geological Survey 2012. *World Mineral Production 2006-2010*, Keyworth, Nottingham, UK.
- U.S. Geological Survey 1998-2009. *Minerals Yearbook of Tanzania 1998-2009*, U.S.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USA.
- Butler, P. 2010. *Tanzania: Liberation of Investment and the Mining Sector Analysis of the Content and Certain Implication of the Tanzania 1998 Mining Act. C. The Third Generation of African Mining Codes*.
- Chachage S. L. 1995. *The meek shall inherit the earth but not the mining rights: The mining industry and accumulation in Tanzania*. In *Liberalized development in Tanzania*, edited by P. Gibbon. Uppsala: Nordic Africa Institute.
- Curtis, M and Lissu, T. 2011. *A Golden Opportunity: How Tanzania is Failing to Benefit from Gold Mining*. The Christian Council of Tanzania CCT, The National Council of Muslims in Tanzania BAKWATA, and The Tanzania Episcopal Conference.
- Davis, G.A. 2011. *The Research Drag*. DOI: 10.1007/s10368-011-0193-0, The final version of this paper is available at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Economic Policy, <http://www.springerlink.com/content/5616136h56165282/>
- FAO 2011. *Woman in Agriculture: Closing the Gender Gap for Development*. Rome, Italy, available at <http://www.fao.org/catalog/inter-e.htm>
- Fisher, E., Mwaipopo, R., Mutagwaba, W. et al. 2009. “The Ladder that Sends Us to Wealth”: Artisanal

- Mining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Tanzania. *Resources Policy* 34: 32–38.
- Gelb, A. H., 1988. *Oil Windfalls: Blessing or Curs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何金祥和吴智慧: 非洲矿产资源勘探和开发——坦桑尼亚[J];中国地质;1997(05),44-46.
- Jonsson, J.B. and Fold, N. 2009. Handling Uncertainty: Policy and Organizational Practices in Tanzania's Small-scale Gold Mining Sector. *Natural Resources Forum* 33: 211-220.
- Kulindwa, K., Oswald, M., Fanuel, S. et al. 2003. *Mining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anzania*. Dar es Salaam: Dar es Salaam University Press.
- Lange, S. 2011. Gold Governance: Legal Injustices and Lost Opportunities in Tanzania. *African Affairs*, 110/439: 233-252.
- Lange, S., 2006. Benefit Streams from Mining in Tanzania: Case Studies from Geita and Mererani. CMI(Chr. Michelsen Institute) reports, November, available at www.cmi.no/publications .
- 李柱云,刘平忠,彭慈刚等: 坦桑尼亚矿业前景与机会[J];世界有色金属, 2011(04): 30-32。
- Mjimaba,V. 2011. The Nature and Determinants of Linkages in Emerging Minerals Commodity Sectors: A Case Study of Gold Mining in Tanzania. MMCP (Making the Most of Commodities Programme) Discussion Paper No. 7, March.
- Mwalyosi, R.B.B. 2004. Impact Assessment and the Mining Industry: Perspectives from Tanzania. IAIA04, Vancouver, Canada, April.
- Mwaipopo, R., Mutagwaba, W. and Nyange, D. 2004. Increasing the Contribution of Artisanal and Small-scale Mining to Poverty Reduction in Tanzania. A report prepared for the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K) October.
- Ngotezi, A. 2001. "Mafias" control gem trade. *The East African*, April 18.
- OECD 2002. Environment Impac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Mining Sector in Sub-Saharan Africa. OECD Global Forum 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Conference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 Environment, Lessons to be Learned from the Mining Sector, February.
- OECD 2005.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financial flows. Paris: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 Omondi, Henry 2005. Tanzania: Villagers pauperized by multi-nationals
<http://africafiles.org/printableversion.asp> , 2001 [cited 11. January 2005].
- Parliament of the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2010. National Assembly of Tanzania, 2010, 2010-04-23.
- Sachs, J. D. and Andrew M. W. 1995. 'Natural resource abund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HIID Working Paper 517a, October.
- 宋国明: 坦桑尼亚矿业投资指南[J];国土资源情报;2004(06),10-15.
- 宋国明: 坦桑尼亚矿业投资指南, 资源网, 2009-07-15, 数据非洲

<http://www.afdata.com.cn/html/tzhjpg/20090715/7588.html>.

World Bank (2012) Gender Equality and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USA.

World Bank/Tan Discovery (1996) Baseline Survey and Preparation of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Small-Scale and Artisanal Mining Program.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Mineral Sector Development Project, unpublished report.

世界银行数据库: <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EG.EGY.PROD.KT.OE/countries>

全球非洲发展研究机构介绍——SOAS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SOAS—University of London) 创立于 1916 年, 最早成立时名为东方学院, 后来因增加非洲方面的教学和研究项目, 遂改为现在的名称。如今已成为英国惟一专门针对亚洲和非洲研究与教学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 是欧洲专门从事东方和非洲文化、艺术、交流等课题研究的中心, 也是世界上这一学科研究领域中有学者最多和全英这一学科领域图书馆藏资料最为丰富的机构之一。

目前, 亚非学院内设三大学院、近 20 个系部、30 多个研究中心, 其中, 三大学院分别是法律与社会科学院、文科与人文学科院和语言与文化学院。学院开设了一系列的本科、研究生和研究式课程, 学位由伦敦大学颁发。亚非研究学院是一所独特的学院。它约有 3700 名学生在学院学习, 30% 是国际学生, 还有 1000 名学生在世界各地学习远程教育课程。学院早期培养了相当数量的外交官, 毕业生中很多是亚洲、非洲地区的王族或高官。

该学院的非洲研究历史悠久, 注重交叉学科研究, 紧跟国际前沿, 主题丰富多元, 除了语言与文化学院下的非洲语言与文化系 (Department of the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Africa) 着力于从语言和文化等方面进行非洲研究外, 隶属于法律和社会科学院下的发展研究系 (Department of Development Studies) 也注重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角度审视非洲本土国家的历史与文化, 从中构建理解当地政治、经济和社会规则与发展路径的概念框架; 此外, 还有多个院系和研究中心也从多学科交叉的角度全面审视非洲发展方面的问题。

更多详细信息, 可参见网站: <http://www.soas.ac.uk/>。

编辑：王海民 徐秀丽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圆明西路 2 号，100193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东路 17 号，100083

电话：010-6273 1317

传真：010-6273 1027

电子邮箱：wanghm@cau.edu.cn xxl@cau.edu.cn

网址：[Http://cohd.cau.edu.cn/main/](http://cohd.cau.edu.cn/main/)